潁濱文鈔/0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潁濱文鈔

◀上一卷

卷六・論

下一卷▶

【夏論】

聖人之道，苟可以安於天下，不求為異也。堯舜傳之賢，而禹傳之子。後世以為禹無聖人而傳之，而後授之其子孫也。此以好異期聖人也。夫聖人之於天下，不從其所安而為之，而求異夫天下之人，何其用心之淺邪？

昔者湯有伊尹，武王有周公。而周公，文王之子，又武王之弟也。湯之太甲，武之成王，皆可以為天下，而湯不以予其臣，武王不以予其弟，誠以為其子之才，不至於亂天下者，則無事乎授之他人而以為異也。而天下之人，何獨疑夫禹載？今夫人之愛其子，是天下之通義也。有得焉而思以予其子孫，人情之所皆然也。聖人以是為不可易，故從而聽之，使之父子相繼而無相亂。以至於堯，堯舉天下而授之舜，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。舉天下而授之人，此聖人之所以大過人，而天下後世之所不能也。天下後世之所不能，而聖人獨為之，豈以為異哉！夫天下之人不能皆賢而有異人焉，為異而震之，則天下皆將喜其名而失其真，故夫堯舜之傳賢者，是不得已而然也。使堯之丹朱，舜之商均，僅可以守天下，而堯肯傳之舜，舜肯傳之禹，以為異而疑天下哉？然則禹之不以天下授益，非以益為不足受也。使天下復有禹，予知禹不以天下授之矣，何者？啟足以為天下故也。啟為天下，而益為之佐，是益不失為伊尹、周公，而其功猶可以及天下也。聖人之不喜

異也如此。

昔者嘗聞之：魯人之法，贖人者受金於府。子貢贖人而不受賞，夫子歎曰：「嗟夫！使魯之不復贖人者，賜也。」夫贖人而不以為功，此君子之所以異於眾人者，而其弊乃至於不贖。是故聖人不喜為異，以其有時而窮也。閔子終三年之喪，見於夫子，援琴而歌，戚戚而不樂，作而曰：「先王制禮，弗敢過也。」子夏終三年之喪，見於夫子，取琴而鼓之，其樂侃侃然，作而曰：「先王制禮，不敢不及也。」而夫子皆以為賢。

由此觀之禹這事，傳者之過也。《記》有之曰：「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，祖顓頊而宗堯；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，祖顓頊而宗禹。」舜禹皆有所從受天下者，其所從受天下者，不可忘也，故舜宗堯而置瞽瞍，此天下之大義也。至禹，不獨廢堯而且忘舜，鯀雖得罪，以父故，得祭於郊。從舜之義，則禹為忘其君；從禹之義，則舜為忘其親。二者皆聖人之所不為也。予聞之，禮之所行，義之所許也。故禮雖先王未有也。故堯雖非父，而其德載於後世，不可以不宗；瞽雖其親，而無功於人，不可以私享，二者皆義也。至夏后氏郊鯀而宗禹，此禹之子孫之禮也，孰謂禹之不宗舜哉？柳下惠稱有虞氏郊堯而宗舜，先儒以為此虞氏子孫之禮也。以虞推禹，則禹其有不宗舜乎？雖然，夏之子所以不宗舜者，以有鯀也，鯀雖得罪於舜，而從事於水者九年，非瞽瞍之比也，故卒為夏郊，而三代祀之。三代猶以其功祀之，而其子孫顧可以他人廢之乎？故夫虞夏之祀，皆義之所予也。

【商論】

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，而周之世三十有七。商之既衰而復興者五王，而周之既衰而復興者，宣王一人而已。夫商之多賢君，宜若其世之過於周，周之賢君不如商之多，而其久于商者乃數百歲，其故何也？

蓋周公之治天下，務以文章繁縟之禮，和柔馴擾剛彊之民，故其道本於尊尊而親親，貴老而慈幼，使民之父子相愛，兄弟相悅，以無犯上難制之氣。行其至柔之道，以揉天下之戾心，而去其剛毅果敢之志，故其享天下至久。而諸侯內侵，京師不振，卒於廢為至弱之國。何者？優柔和易，可以為久，而不可以為強也。若夫商人之所以為天下者，不可復見矣。嘗試求之《詩》、《書》。《詩》之寬緩而和柔，《書》之委曲而繁重者，舉皆周也；而商人之《詩》，駿發而嚴厲，其《書》簡潔而明肅，以為商人之風俗，蓋在乎此矣！夫惟天下有剛強不屈之俗也，故其後世有以自振於衰微，然至其敗也，一散

而不可復止。蓋物之強者易以折，而柔忍者可以久存。柔者可以久存，而常困於不勝；強者易以折，而其末也，乃可以有所立。此商之所以不長，而周之所以不振也。

嗚呼！聖人之慮天下，亦有所就而已。不能使之無弊也，使之能久而不能強，能以自振而不能以及遠。此二者，存乎其後世之賢與不賢矣。太公封于齊，尊賢而尚功。周公曰：“後世必有篡弒之臣。”周公治魯，親親而尊尊。太公曰：“後世寖衰矣！”夫尊賢尚功，則近于強；親親尊尊，則近於弱。終之齊有田氏之禍，而魯人困於盟主之令。蓋商之政近于齊，而周公之所以治周者，其所以治魯也。故齊強而魯弱，魯未亡而齊亡也。

【周論】

《傳》曰：「夏之政尚忠，商之政尚質，周之政尚文。」而仲尼亦云：「周監於二代，鬱鬱乎文哉！吾從周。」予讀《詩》、《書》，曆觀唐虞，至於夏商。以為自生民以來，天下未嘗一日而不趨於文也。文之為言，猶曰萬物各得其理云爾。父子君臣之間、兄弟夫婦之際，此文之所由起也。

昔者生民之初，父子無義，君臣無禮，兄弟不相愛，夫婦不相保，天下紛然而淆亂，忿鬥而相苦。文理不著，而人倫不明，生不相養，死不相葬，天下之人，舉皆戚然，不寧於中。然後反而求其所安，屬其父子而列其君臣，聯其兄弟而正其夫婦。至於虞夏之世，乃益去其鄙野之制。然猶以天子之尊而飯土塿，啜土鉶，土階三尺，茅茨不翦。至於周而後大備，其粗始於父子之際，而其精布於萬物，其用甚廣而無窮。蓋其當時莫不自謂文於前世，而後之人乃更以為質也。是故祭祀之禮，陳其籩豆，列其鼎俎，備其醪醴，俯伏以薦，思其飲食醉飽之樂而不可見也。於是灌用鬱鬯，藉用白茅，既沃而莫之見，以為之神縮之也。體魄降於地，魂氣升於天，恍惚誕謾，而不知其所由處，聲音氣臭之類，恐不能得當也。於是終祭於屋漏，繹祭於祊，以為人子之心無所不至也。薦之以滋味，重之以膾炙，恐鬼神之不屑也；薦之以血毛，重之以體薦，恐父祖之不吾安也。於是先黍稷，而後稻粱，先大羹而後庶羞，以為不敢忘禮，亦不敢忘愛也。丁寧反復，優遊而不忍去，以為可以盡人子之心，而人子之心亦可以少安矣。故凡世之所謂文者，皆所以安夫人之所不安。而人之所安者，事之所當然也。

仲尼區區於衰周之末，收先王之遺文，而與曾子推論禮之所難處，至於毫厘纖悉，蓋以為王道之盛其文理當極於此焉耳。及周之亡，天下大壞，強淩弱，眾暴寡，而後世乃以為用文之弊。夫自唐虞以至於商，漸而入於文。至周，而文極於天下。當唐虞、夏商之

世，蓋將求周之文，而其勢有所未至，非有所謂質與忠也。自周而下，天下習於文，非文則無以安天下之所不足，此其勢然也。今夫冠婚喪祭而不為之禮，墓祭而不廟，室祭而無所，仁人君子有所不安於其中而曰不文，以從唐虞、夏商之質。夫唐虞、夏商之質，蓋將以求周之文而未至者，非所以為法也。

【六國論】

嘗讀六國世家，竊怪天下之諸侯，以五倍之地，十倍之衆，發憤西向，以攻山西千里之秦，而不免於滅亡，常為之深思遠慮，以為必有可以自安之計。蓋未嘗不咎其當時之士，慮患之疎，而見利之淺，且不知天下之勢也。夫秦之所與諸侯爭天下者，不在齊、楚、燕、趙也，而在韓、魏之郊；諸侯之所與秦爭天下者，不在齊、楚、燕、趙也，而在韓、魏之野。秦之有韓、魏，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。韓、魏塞秦之衝，而蔽山東之諸侯，故夫天下之所重者，莫如韓、魏也。

昔者范雎用於秦而收韓，商鞅用於秦而收魏，昭王未得韓、魏之心，而出兵以攻齊之剛壽，而范雎以為憂。然則秦之所忌者，可以見矣。秦之用兵於燕、趙，秦之危事也。越韓過魏而攻人之國都，燕、趙拒之於前，而韓、魏乘之於後，此危道也。而秦之攻燕、趙，未嘗有韓、魏之憂，則韓、魏之附秦故也。夫韓、魏諸侯之障，而使秦人得出入於其閒，此豈知天下之勢邪？委區區之韓、魏，以當強虎狼之秦，彼安得不折而入於秦哉？韓、魏折而入於秦，然後秦人得通其兵於東諸侯，而使天下徧受其禍。

夫韓、魏不能獨當秦，而天下之諸侯，藉之以蔽其西，故莫如厚韓親魏以擯秦。秦人不敢逾韓、魏以窺齊、楚、燕、趙之國，而齊、楚、燕、趙之國，因得以自完於其閒矣。以四無事之國，佐當寇之韓、魏，使韓、魏無東顧之憂，而為天下出身以當秦兵。以二國委秦，而四國休息於內，以陰助其急，若此，可以應夫無窮。彼秦者，將何為哉？不知出此，而乃貪疆埸尺寸之利，背盟敗約，以自相屠滅，秦兵未出，而天下諸侯已自困矣。至使秦人得伺其隙，以取其國，可不悲哉！

【秦論一】

秦人居諸侯之地，而有萬乘之志，侵辱六國，斬伐天下，不數十年之間，而得志於海內。至其後世，再傳而遂亡。劉季起於匹夫，斬艾豪傑，蹶秦誅楚，以有天下。而其子孫，數十世而不絕。蓋秦、漢之事，其所以起者不同，而其所以取之者無以相遠也。

然劉、項奮臂於閭閻之中，率天下蜂起之兵西向以攻秦，無一成之聚，一夫之眾，驅罷弊適戍之人，以求所非望，得之則生，失之則死。以匹夫而圖天下，其勢不得不疾戰以趨利，是以冒萬死求一生而不顧。今秦擁千里之地，而乘累世之業，雖閉關而守之，畜威養兵，拊循士卒，而諸侯誰敢謀秦？觀天下之釁，而後出兵以乘其弊，天下夫誰敢抗。而惠文、武昭之君，乃以萬乘之資，而用匹夫，所以圖天下之勢，疾戰而不顧其後，此宜其能以取天下，而亦能以亡之也。夫劉、項之勢，天下皆非吾有，起於草莽之中，因亂而爭之，故雖驅天下之人，以爭一旦之命，而民猶有待於戡定，以息肩於此。故以疾戰定天下，天下既安，而下無背叛之志。若夫六國之際，諸侯各有分地，而秦乃欲以力征，強服四海，不愛先王之遺黎，第為子孫之謀，而竭其力以爭鄰國之利，六國雖滅，而秦民之心已散矣。故秦之所以謀天下者，匹夫特起之勢，而非所以承祖宗之業以求其不失者也。

昔者嘗聞之：周人之興數百年，而後至於文、武。文、武之際，三分天下而有其二，然商之諸侯猶有所未服，紂之眾，未可以不擊而自解也。故以文、武之賢，退而修德，以待其自潰。誠以為后稷、公劉、太王、王季勤勞不懈，而後能至於此，故其發之不可輕，而用之有時也。嗟夫！秦人舉累世之資，一用而不復惜，其先王之澤，已竭於取天下，而尚欲求以為國，亦已惑矣。

【秦論二】

三代聖人以道御天下，動容貌，出辭氣，逡巡廟堂之上。而諸侯承德，四夷向風，何其盛哉。至其後世稍衰，桓、文迭興而維持之，要之以盟會，齊之以征伐。既以畢矣，然春秋之後，吳越放恣，繼之以田常、三晉之亂，天下遂為戰國。君臣之間，非詐不言，非力不用，相與為資蹜之行猶恐不勝。雖桓文、文之事且不試矣，而況於文、武、成、康之舊歟？

秦起於西陲，與西戎雜居，本以強兵富國為上。其先襄公最賢，詩人稱之。然其所以為國者，亦猶是耳。詩曰：「蒹葭蒼蒼，白露為霜。所謂伊人，在水一方。」夫蒹葭之方盛也，蒼蒼。其強勁而不適於用；至於白露戾為霜，然後堅成可施於人。今夫襄公以耕戰自力，而不知以禮義終成之，豈不蒼然盛哉。然而君子以為未成，故其後世狃於為利而不知義。至於商君，厲之以法，風俗日惡，鄙詐猛暴甚於六國，卒以此勝天下。秦之君臣以為非是無足以服人矣。當時時諸侯大者，連地數千里，帶甲數十萬，雖使齊威、

晉文假仁義挾天子以令之，其勢將不能行。惟得至誠之君子，自修而不爭，如商周之先君，庶幾可以服之。孟子遊於齊梁，以此干其君，皆不能信。以為詐謀奇計之所不能下，長戟勁弩之所不能克，區區之仁義，何足以致此。然魏文侯，當時之弱國也，君王后，齊之一婦人也，魏文侯行仁義，禮不賢者，用卜子夏、田子方、段干木，而秦人不敢加兵。君王后用齊四十餘年，事秦謹，與諸侯信，而齊亦未嘗受兵，而況於力行仁義，中心慘怛，終身不懈而有不能勝者哉。

夫衣冠佩玉，可以化強暴；深居簡出，可以卻猛獸；虛心寡欲，可以懷鬼神。孟子曰：「仁不可以為眾。」誠因秦之地，用秦之民，按兵自守，修德以來天下，彼將繈負其子而至，而誰與共亡？惜乎其明不足以知之，竭力以勝敵，敵勝之後，二世而亡，其數有以取之矣。

【始皇論】

諸侯之興，自生民始矣。至始皇滅六國，而五帝三代之諸侯掃地無復遺者，非秦能滅諸侯，而勢之隆汙極於此矣。昔禹會諸侯於塗山，執玉帛者萬國；傳商及周文武之間，止千七百餘國。夫人之必爭，強弱之必相吞滅，此勢之必至者也。彼非諸侯獨能自存，聖賢之君時出而齊之，是以強者不敢肆，弱者有以自立。

蓋自禹五世而得少康，自少康十二而得湯，自湯八世而得太戊，自太戊十三世而得武丁，自武丁八世而得周文武。當是時雖有強暴，諸侯不得以力加小弱，然虞夏諸侯亡者已十八九矣。自文武成康以來，三十有三世，獨一宣王能紀綱諸夏。幽平以後，諸侯放恣。春秋之際，存者百七十餘國而已。雖齊威晉文迭興，以會盟征伐持之，而道德不足，其身所攻滅，蓋已多矣。陵遲於六國，獨有宋、衛、中山、泗上諸侯在耳。地大兵強皆務以詐力相傾。雖使威、文復生，號令將有所不行。非有盛德之君，不足以懷之矣。是以至於蕩滅無餘而後止。秦雖欲復立諸侯豈可得哉！而議者乃追咎李斯不師古，始使秦孤立無援，二世而亡，蓋未之思歟？

夫商周之初，雖封建功臣子弟，而上古諸侯棋布天下，植根深固，是以新故相維，勢如犬牙，數世之後，皆為故國，不可復動。今秦已削平諸侯，蕩然無復立錐之國，雖使並建子弟而君民不親。譬如措舟滄海之上，大風一作，漂卷而去，與秦之郡縣何異？且獨不見漢高、晉武之事乎？割裂海內以封諸子，大者連城數十。舉無根之人，寄之萬民之上，十數年之間，隨即散滅，不獲其用，豈非惑於其名而未察其勢也哉？

古之聖人立法以御天下，必觀其勢，勢之所去，不可以強反。今秦之郡縣，豈非勢之自至也歟？然秦得其勢，而不免於滅亡，蓋治天下在德不在勢。誠能因勢以立法，務德以扶勢，未有不安且治者也。使秦既一天下，與民休息，寬徭賦，省刑罰，黜奢淫，崇儉約，選任忠良，放遠法吏，而以郡縣治之，雖與三代比隆可也！

【三國論】

天下皆怯而獨勇，則勇者勝；皆暗而獨智，則智者勝。勇而遇勇，則勇者不足恃也；智而遇智，則智者不足用也。夫唯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，是以天下之難，蜂起而難平。

蓋嘗聞之，古者英雄之君，其遇智勇也，以不智不勇，而後真智大勇乃可得而見也。悲夫！世之英雄，其處於世，亦有幸不幸邪。 漢高祖、唐太宗，是以智勇獨過天下而得之者也； 曹公、孫、劉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。以智攻智，以勇擊勇，此譬如兩虎相捽，齒牙氣力，無以相勝，其勢足以相擾，而不足以相斃。當此之時，惜乎無有以漢高帝之事制之者也。

昔者項籍乘百戰百勝之威，而執諸侯之柄，咄嗟叱吒，奮其暴怒，西向以逆高祖，其勢飄忽震蕩如風雨之至。天下之人，以為遂無漢矣。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之身，橫塞其沖，徘徊而不進，其頑鈍椎魯，足以為笑於天下，而卒能摧折項氏而待其死，此其故何也？夫人之勇力，用而不已，則必有所耗竭；而其智慮久而無成，則亦必有所倦怠而不舉。彼欲就其所長以制我於一時，而我閉而拒之，使之失其所求，逡巡求去而不能去，而項籍固已憊矣。

今夫曹公、孫權、劉備，此三人者，皆知以其才相取，而未知以不才取人也。世之言者曰：孫不如曹，而劉不如孫。劉備唯智短而勇不足，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，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勝，則亦已惑矣。蓋劉備之才，近似於高祖，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術。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者，其道有三焉耳：先據勢勝之地，以示天下之形；廣收信、越出奇之將，以自輔其所不逮；有果銳剛猛之氣而不用，以深折項籍猖狂之勢。此三事者，三國之君，其才皆無有能行之者。獨一劉備近之而未至，其中猶有翹然自喜之心，欲為椎魯而不能鈍，欲為果銳而不能達，二者交戰於中，而未有所定。是故所為而不成，所欲而不遂。棄天下而入巴蜀，則非地也；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，而當紛紜征伐之沖，則非將也；不忍忿忿之心，犯其所短，而自將以攻人，則是其氣不足尚也。嗟夫！方其奔走於

二袁之間，困於呂布而狼狽於荊州，百敗而其志不折，不可謂無高祖之風矣，而終不知所以自用之方。夫古之英雄，唯漢高帝為不可及也夫。

【晉論】

御天下有道，休之以安，動之以勞，使之安居而能勤，逸處而能憂，其君子周旅揖讓不失其節，而能耕田射御，以自致其力，平居習為勉強而去其惰傲，厲精而日堅，勤勞苦而日強，冠冕佩玉之人而不憚執天下之大勞。夫是以天下之事，舉皆無足為者，而天下之匹夫，亦無以求勝其上。何者？天下之亂，蓋嘗起於上之所憚而不敢為，天下之小人，知其上之有所憚而不敢為，則有以乘其間而致其上之所難。

夫其上之所難者，豈非死傷戰鬥之患，匹夫之所輕而士大夫之所不忍以其身試之者邪？彼以死傷戰鬥之患邀我，而我不能應，則無怪乎天下之至於亂也。故夫君子之於天下，不見其所畏，求使其所畏之不見，是故事有所不辭，而勞苦有所不憚。

昔者晉室之敗，非天下之無君子也。其君子皆有好善之心，高談揖讓，泊然衝虛，而無慷慨感激之操，大言無當，不適於用，而畏兵革之事。天下之英雄，知其所忌而竊乘之，是以顛沛隕越，而不能以自存。且夫劉聰、石勒、王敦、祖約，此其奸詐雄武，亦一世之豪也。譬如山林之人，生於草木之間，大風烈日之所咻，而霜雪饑饉之勞苦，其筋力骨節之所嘗試者，亦已至矣。而使王衍、王導之倫，清淡而當其衝，此譬如千金之家，居於高堂之上，食肉飲酒，不習寒暑之勞，而欲以之捍禦山林之勇夫，而求其成功，此固奸雄之所樂攻而無難者也。是以雖有賢人君子之才，而無益於世；雖有盡忠致命之意，而不救於患難。此其病起於自處太高，而不習天下之辱事，故富而不能勞，貴而不能治。

蓋古之君子，其治天下，為其甚勞而不失其高；食其甚美而不棄其糲。使匹夫小人，不知所以用其勇，而其上不失為君子。至於後世，為其甚勞而不知以自復，而為秦之強；食其甚美而無以自實，而為晉之敗。夫甚勞者，固非所以為安；而甚美者，亦非所以自固。此其所以喪天下之故也哉！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